

现代小说经典丛书

丁玲

莎菲女士的日记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莎菲女士的日记/ 丁玲著. 徐建华编.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8.4

(现代小说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2798-5

I. 莎... II. ①丁...②徐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6445 号

书 名 莎菲女士的日记

著 者 丁 玲

责任编辑 杨 倩

责任校对 赵 峰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40 千

印 张 17.75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,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798-5

定 价 2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韦护	1
梦珂	87
莎菲女士的日记	120
田家冲	153
水	182
一颗未出膛的枪弹	210
我在霞村的时候	219
在医院中	235
夜	252
杜晚香	259

韦 护

第一章

一

韦护穿一件蓝布工人服，从一个仅能容身的小门里昂然地踏了出来，那原来缺乏血色的脸上，这时却仍保留着淡淡的一层兴奋后的绯红，实在是因为争辩得太多了，又因为天气太闷，所以呼吸急促得很。他很快地朝那胡同的出口处奔去，而且在心中也犹自蕴蓄着一种不平。他觉得现在的一般学者，不知为什么只有直觉，并无理解；又缺乏意志，却偏来固执。一回映起适才的激辩，他不禁懊悔他的回国了。在北京的如是，在上海的如是，而这里也仍然如是。你纵有清晰的头脑，进行的步骤，其奈能指挥者如此其少，而欠训练者又如此其多，他微喟着举起那粗布的袖口，拭额上的汗点。

“喂，韦先生！哪儿去？请慢点啊！”

他侧过身来，那高个子、穿着白袍的柯君，便站在他身旁了。他皱一皱眉，便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要用饭去了。”

“呀，正好，一同去吧。”

柯君的殷勤，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致，但他不愿再回绝了，只好

请他到远一点的唱经楼那里去。因为在那里有一家吃面包的地方。

时间将暮了，一阵阵归林的乌鸦，漫天飞旋；远寺的钟声也不断地颤响着。两人在暗下来的路上向东行去。韦护看着偶尔闪起的灯火，不觉有点惆怅的样子，在少人行的马路上，连步履也很懒然地拖着了。

另外那人，默默地随着，时时看那路旁的矮瓦屋，及在屋前张望着的穷人。那些人都裸着半身，赤红的背，粗的短发，带着与那强悍身躯极不调和的闲暇，悠然地挥着大扇，或抽着烟杆。他又去望天，满天阴沉沉地，无一颗星。他自语般说：

“我想快要下雨了，星都被吹走了呢。”

刚说完就觉得错了，因为确是没有一点风。想去改正那吹字，但身旁那人并不理会，所以只在心上加一个改正。并没再说出来。他觉得他的韦先生仿佛很着恼似的，便又搭讪地向他问及许多闲事。

这个也不住地随口答着，且问：

“你怎么像个安徽人？”

“可不是，我就在安徽生长的。”

“我早先看你身材和气色，还以为是个北方人呢。”他实在不能被什么引起趣味，而且很觉得这谈话之无聊，但人情和工作，都磨炼得他很不愿使人感到不快活，他简直是一个很能迁就的世故者呢。

于是柯君便讲起许多故乡中的事，话又几次为对面冲来的行人打断了，因为这已是一条很热闹的，有着店铺的大街了，他不耐烦地继续着讲，而韦护却很抱歉，他实在听得太少了。

在一家有着玻璃窗的门边，韦护便让柯君在前，走进了这家在这街上很放着异彩的西餐馆子。零零落落有五六张小方桌，桌上铺了灰色的白台布；在另一张大白木桌上，摆满了玻璃杯。他们在最后的一张桌上坐下了，同时还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吃刨冰，诧异的、又缺乏敬意地给了穿短褂的韦护一个白眼。韦护也同时感到这衣服之不适宜于此地了。他轻声说：

“忘了到对门那家天津馆去了。那火烧很不错呢。柯君，我

很失悔到这地方来，我没有换衣呢。”

“不要紧，夏天，谁注意你。”

菜一样一样地依次上来，口味真奇特，那炸鱼，像面酱；那牛排，好难嚼呀；韦护不禁笑了。他想起那些连面包屑都感到是美味的人们来，他眼前所晃起的，全是那些裹着大围巾的异国女人，和穿起大皮靴的瘦弱小孩，而且他那时，不也正是每天只能得一个磅面包和十支烟卷，虽说他每星期都能领到很够用的薪水，而且家中也不时寄钱去。于是他将那面包皮一口吞到嘴里去，且赞美道：“好味呀！”

柯君被他惹得打起哈哈来了。

于是他与柯君拉杂地谈着过去的事。

他的语言是超过那许多的事实，而柯君的全心神比他那一双木然望住的眸子还专诚。末后他停了话，望着那脸笑了，他笑他怎么他的五官就生好了是专为听人说话的。柯君还要问那里现在怎样了。他告诉他已好多了，如果他现在要去，可不必为那一切忧虑。

吃完了晚餐，韦护把脚伸起，跷到邻座的一张凳上去，头仰着，腰向后去大大地嘘着气。他实在觉得穿短衣真舒服。但他却厌烦地说：

“这南京真无味！”

柯君也响应了他。其实他在柯君的苍白和阴郁的脸上所感到的无味，只有比从南京得来的多。

柯君还想找点话来说，却一时想不起，看到站起身预备走的韦护，便又拉着他坐下，说是再吃杯冰激淋。

韦护无可无不可地留住了，因为他认为转去了也一样的枯燥无味。

在冰激淋快吃完的当儿，柯君俯着头看那剩在杯中的，已变为流质的东西，忽然叫了起来：

“走，不要迟延了。我们去吧！”

韦护冷然望着他，略带点可笑的神气。

他急忙站起，去穿他那件白袍，又催着不动的人：

“去，我都忘了！你说南京无味，来吧，看看，南京也有有味的

地方,也有可谈的人!”

韦护却摇头,问他,他只是像疯了一般地说:

“唉,告诉你呵! 你要答应去,我才说。唉,告诉你呵! 哈,我有几个女朋友,都是些不凡的人呵! 她们懂音乐! 懂文学,爱自由! 她们还是诗! ……”

韦护听到这最后一句,忍不住大笑了。他认识他一星期了,他从不想到他去说出这么一句与他思想和灵魂极不相称的话,一定是从什么地方抄袭了来的。

柯君不理睬他,且放重了声音,说完他自己的话:

“而且……她们都是新型的女性!”

女性,这于韦护无关。他不需要。他看得太多了。一个月来,在北京所见就四五十人,在上海又是二十多,就在这南京,不就正有着几个天真的女孩,在很亲近他吗? 这些据说也是新的女性。他真受够了那所得来的不痛快,宁使他害病都成。何况他亲近的也很多了。那中国另一时代的才女的温柔,那法兰西女人的多情,那坦直的,勇敢的俄国的妇女,什么他没有见过? 现在呢,过去了。他无须这个,他目前的全部热情只能将他的时日在他的信仰和目的去消费。他站起身,去握他朋友的手:

“好,去你的吧! 我祝福你,可是失陪了,对不起,我要休息了呢。”

柯君露出一副欲哭的脸,握着他的手不放,非要他同去一遭不行,一分钟也好,他全为要证实他并没有诳语,他恳求他。

韦护最后抓着他朋友的腕,向外推着说:

“好,走吧,孩子! 陪你去。”

二

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,黢黑的,没有灯,很怕人。韦护挽着他的朋友,在高高低低不平的路上跑。他极力去辨认那两旁的瓦檐,及屋旁的小隙地,他想到一些很奇怪、很浪漫的事上去。他又望他的朋友,看不清,只是气喘嘘嘘地,带着他朝前奔。韦护不禁从他朋友身上感到有趣起来,就微笑着去碰那膀子:

“说,到底是些谁们? 而且你……你尽管告我,我好明白,我

还能帮你忙。”

“瞎说！我是无希望无目的的人，你不必问。见了她们就知道。若是你不愿意，你对我使眼色，我站起身就走。”

韦护一听那声音，其中就含有笑。看见他不肯说明白，也就不追问。只逗搭着说一些别的话，柯君始终少言语，一直到了一家门首。

门又低又小，而且从那暗灰色天空中相衬出的墙瓦，也是波似的，总疑心什么时候在风雨中便会坍倒下来一样。柯君轻轻地敲门。韦护朝四下一望，见邻近只有很稀少的几栋矮踏踏的黑屋，歪歪斜斜地睡着，安静得像没有住人似的。他想，这哪里像个城市。他便看定从黑门上所映出的一条长的柯君的影子。

一个清脆的女性的声音响起：

“谁呀？”

韦护退一步站着。

“是我。”柯君柔和地答着。

“我！‘我’又是谁呢？”声音是近了拢来，就在门背后，而且隐隐又听到好几个吃吃的女孩们的笑声。并且又传来一句另一个像水在岩石上流过的声音：“不说清，是不开门的。”

柯君大声答：“是我，柯君呢。”

门背后的女人大笑起来了，大声朝里说：

“唉，是柯君呢。开不开门？”

韦护为这不敬的声音，打起战来了。并且气恼着，正要拖他的朋友走，而门却在几个女孩子喊声中呀地大开了，从房子里的薄弱灯光中，辨认得出一个颇大的院子，在有着树丛的大院中，有几个人影。韦护随着柯君朝里走，开门的姑娘站在门后面等他们走了进去，才来关门。

两人走到院子中心去。柯君极亲昵地喊着一个可爱的名字“丽嘉”。韦护便也张眼四望，更注意那所谓“丽嘉”其人者。

“丽嘉不在家。如若不愿走，就这里坐吧。”一个稍微有点胖的姑娘站起身，腾出她坐的那张小长条板凳来。

他们两人便坐到那条不稳的凳上去。

“柯君！说话呀，若是忘记了预备来说的，那我就替你说一

句：“丽嘉不在家也不打紧，我是不走的，就坐在这里了。”韦护去望说话的人。小小的一团，蜷在石阶上，大约那身体的伶俐，总与其言语的伶俐一样。而且韦护觉得这里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是说话尖利和擅长那轻蔑的笑。他没有感到愉快，又没有说话机会，只好充个极不重要的角色，旁观下去，且看个明白。所以他没有感到不安地静坐在那儿，柯君反一点也不像适才的高兴样子了，在这里有一种空气压迫他，他没有力量表现自己，他无聊地向睡在旁边藤椅上的人说：

“谁，睡在这里？睡着了，怕着凉呢。”

一件宽大的绸衣，遮隐了那身体，蓬松的短发，正散在脸上，一双雪白的脚，裸露着不同姿式地伸在椅子外面去了。韦护不觉在心上将这美的线条做了一次素描，他愿意这女人没有睡着。果然，一个小的、不耐烦的声音说了，她谢了柯君的关心，却又拒绝了他的关心。

柯君不自禁地叫了起来：“呵，是你，丽嘉！怎么不作声，装睡着？人不好吗？快告我！丽嘉！”

韦护的精神也提起来了，陡然清爽，他看了他朋友，便又去望躺着的人。

“不，请你莫闹，丽嘉好烦恼呢。”这不耐烦的声音，仍是从椅上发出。

“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”

柯君便动了一下，像要伸手去扳那人一样，忽地丽嘉便跳着坐了起来，一边摇摆着乱发，一边大声笑着说：

“珊珊你们看，仪贞，你们说，不好笑吗，还问我呢。告诉你，柯君，丽嘉烦恼，就是因为你们来了呢！若不信，请问她们，是不是丽嘉刚才还同她们笑着，谈得很起劲……”

丽嘉还待说下去时，那坐在石阶上的小人便吼起她果断的声音：

“岂有此理，丽嘉，我不准你说下去了！安静地躺下去吧，你不知道我们的柯君是经不起这样的玩笑吗？”她又对惶遽的柯君说：“不要理她，她常常要这样寻开心的，她不欢迎你，我们大家不会像她一样，这位是谁呢，是同乡？是朋友？”

丽嘉抢着补充说：“是同志！”

院中的人又大笑了。

柯君慢慢朝着众人说出他的名字：“韦护先生！”

韦护听到有人嘎了一声。丽嘉也说道：

“请韦护先生到房中坐坐。让我们大家都来在灯光下瞻仰瞻仰《我的日记》的作者吧。”

于是韦护便被拥到那有着灯光的房里去了。丽嘉在前面，她先将煤油灯捻大，又在桌子边拉出一张椅子来，说声“请坐。”韦护便不由得坐下来了，柯君也由人给了他一张椅子，大家都坐好了。韦护便来细看这里所有的人，他已经了解柯君在这里所处的，是一个怎样可怜的地位。而自己现在又将变成一个被嘲弄的目标。这几个年轻姑娘，都不缺少锋利的眼神和锋利的话语的。他不愿失败，他愿使她们惊诧，她们应当知道韦护并不属于柯君一流人，可以任她们随意捉弄的。他开始来望丽嘉。

丽嘉有一头乌黑的头发，黑得发亮，蓬乱得很高，发叉长，直披到肩上了，使一个白的颈项，显得越白。这一件大的白绸衣，领口斜着，可以在肩头上，见到一个小小的圆涡。她坐在桌子对面，紧紧地瞅着韦护，两个圆圆的大眼，大张着，发着光，显得逼人似的。

韦护便将眼光落在她眼睛上，动也不动。

望了半天，丽嘉忍不住了：“不必这样看我，我叫丽嘉，一个没有上学的学生！而你呢，看你这身，你的手，你的脸皮，与你的胸脯不相称的衣服，你这痴钝的眼光，及你这可爱的朋友，便知道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。虽说我很失望你便是韦护，但我相信你比你的朋友却要高明得多。欢迎你来看望我们，请说一点话。”她把眼皮闭了下来，装出等待别人说话的神气。

韦护知道他第一步给人的印象并不怎样坏。而且他素来就不愿在女人面前让别人在他身上得了不满去，于是他变了一个声音说话，眼睛仍然望着丽嘉：

“有些人的嘴是生来为打趣别人才说话，我固然在某种情形下，也得用嘴来帮忙，然而到了你们这里，却只须用眼睛来看了。”

于是他巡回望过去，连丽嘉有五个，都在十七、八、九上下，是

些身体发育得很好的姑娘，没有过分瘦小的或痴肥的。血动着，在皮肤里；眼睛动着，望在他身上。他知道柯君要来这里的缘故了。他去望他，柯君垂着头靠在椅子上，不做声。他觉得他可怜，他也明白他纵愿帮他忙，也无用。

“韦护先生！请不必浪费你的文章，留着到必要的时候使用吧。这里只有粗野，很听不惯这些精致的语言。你既然欢喜穿着这身可爱的粗布衣服，则请说一点穿粗布衣人说的话，我敢担保这只有更受欢迎的。”这是小一点的人说的。她穿一件绿条纹花绸坎肩，坐在门槛上，将两臂高举着，托住那后仰的头，有一个圆圆的额和尖的下巴。

韦护对这些勇敢的言语和举动，发生了兴趣。他很奇异这个小小世界是怎样的环境，会将这些年轻姑娘养成这样性情和倨傲，于是他振作精神，先泛泛地将她们恭维了一阵，然后他又找着了她们的嗜好；他同她们谈讲到音乐上面来，因为他看见正有一张小提琴的匣子歪睡在墙根边。她们的眼睛都张开了。丽嘉头靠到窗户上在叹息。珊珊（那穿绿绸坎肩的）也走了拢来站在桌前面，娇嫩的脸上，放着光，韦护对于外国的乐器虽不会奏，但他却听过裴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施特劳斯，他说得真动听，比他在会场所激热争辩的言辞有力得多了。他从音乐又谈到戏剧，末后又转到文学上了。她们都喜欢俄国的作品，这更适宜于他，她们也不吝惜地发表着意见，于是便更热闹了。他知道怎样不单偏重于冷静的批评。他又列举些她们还没有读过的名作，用他的善于描摹的言语，于是故事便更有声有色了。他又不忘了说一些名人轶事，有趣的，或是恋爱的。这都是人们所最爱听的。所以渐渐她们都忘了一切，她们不再去敌视他，在每个眼光中，他懂得他很得了些尊敬和亲近。他也不觉得她们是完全只知道嘲弄别人及无意的瞎闹，而且在每个脑中，也不是全然无理解。她们只是太崇拜了自由，又厌恶男性的自私和浅薄，所以她们处处就带了轻视，因此韦护在这些地方，总常常留心，不愿太偏袒自己在创作上、文学上的主张。她们讲的是自由，是美，是精神，是伟大。她们都觉得投机得了不得。最后她们讲到恋爱了。俄国的妇女，使她们崇拜，然而她们却痛斥中国今日之所谓新兴的、有知识的妇

女。韦护反对了这话，说俄国的妇女也有她们的缺点，她们都有健壮的身体，和长谈的精神，她们不管一切，门也不敲便到你房里来了。将大的两股塞进软椅去，抽起烟来，她们自己以为可以发笑的话又特别多，不管你听不听，总是大声说下去。他说他就最找不出精神来同她们做无味的消遣。这话使她们都笑了。丽嘉还说她就只欢喜这些能使男人讨厌的女人。韦护又恭维了一阵中国妇女之有希望，每句话都是向着她们身上投来，所以这话更有了效用。

一直到三点了，煤油灯里的油渐渐地干了，灯光慢慢小了下来，韦护才想起该是告别的时候，一看柯君早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熟睡去，打着大声的鼾。而她们中也有两个人的眼睛很疲倦地红着了。韦护向她们道歉说他不该坐得如此久，扰了她们这一夜。她们不答他，只望着睡熟了的柯君笑了起来，韦护心里也发笑，便去喊柯君。

柯君醒时，犹含糊着说梦话。

他们走了。她们没有挽留，也不叮咛他再来。只是欣然地从后门送他出来。因为她们说走后门，越过池塘和菜园，隔他宿处便不远了。这时，月亮已出来了；清凉的风，微微地拂着；喧闹的虫声，正四野鸣起；夜是如此静，如此清幽，他再望她们一次，觉得她们都浮着青春和美。他还见了丽嘉是倚在树干上，目送着他。风将她的大衫鼓得飞舞起来。

三

这里留下了五个年轻的姑娘，她们的意思是一致的，她们都不反对她们讨论文学的行为，她们都承认韦护使人满意，她们都目送着他走远去。她们转来时，都忘了言语，互相不说一句话，默默地，前后走了回来。在她们脑中，只萦回着适才的有味的长谈，而且抹不去一个瘦的、白的、穿一件短蓝布衣服的影子，那南方人的北京腔，又柔和，又跃动，那抽烟的可爱神情，在说话中，常常将头微仰起，吹出那淡白的烟气。她们又回到房子里了。灯已经熄尽。蜡烛的光摇摇的，椅子狼藉着。桌上散着纸屑和烟头。有一种淡淡的凄凉，氤氲着在，而且填到一些微微有着空虚的脑中去。

好久，好久，那较年幼的春芝便说：

“睡了吧，时候不早了。”接着她打了个呵欠。

“唉，我找不出一点瞌睡来呢，我相信是因为太说多了的缘故。”丽嘉接着说。

“韦护真会说话！”这是那稍胖的薇英说的，于是室中静默了。

但瞌睡终逼了来。春芝等都回房去睡了。只剩了丽嘉和珊珊两人，在她们之中，她两人更投洽。虽说是两种个性支配了两人。然而珊珊却极羡慕丽嘉的豪迈和纵性，而丽嘉也极仰爱珊珊的聪慧和赋情。两人同一样的爱艺术，爱自由是如何的热烈，两人在最近两年中，学了音乐和图画。在起先，为了过分热心和大胆，总是丽嘉显得更有天才，然而到最后，却也是丽嘉先厌倦，终究是两人都又将嗜好转了方向。到现在珊珊是偷偷地在做诗，为的她较多了烦愁。而丽嘉却愿将热血洒遍了人间，为的她要替人间争得了她渴慕的自由，她常常同一些所谓中国的文人来往。但她同珊珊谈到雪莱，拜伦，哥德，那些热情的诗人，是一样的倾心 and 神往。她常常觉得在她的血管中，也是常常有着那些诗人的浓厚和苦闷存在着。珊珊也不是不同她一样感到，但她对于一切都要忧郁一点。在生活上占有的勇气，她没有她朋友勇敢，然而在谈话上，她却常常要比她朋友来得尖利，所以从外形看来，丽嘉似乎可爱些。惟有在丽嘉心中，则分析得清清白白，她承认，无论在知识方面，性情方面，处世方面，她朋友都比她好得多，而且她承认，很少有人能比得过她朋友。因此俩人是更相契重地生活下来了。

丽嘉一见房里只有两人，不觉地便又将她们适才所谈的问题继续了下来。但是珊珊不答她。于是丽嘉又说柯君可怜，她很替他在路上担忧，真断不定在路上他不会再打瞌睡，看他在那小椅上也能安安稳稳睡着，便是证明他在路上也有睡着的可能。珊珊始终真的怜惜这类人，她责备她朋友太不厚道。于是丽嘉便又辩明她的无须乎慈善的理由，而最后，她问道：

“你说韦护如何？”

珊珊想不出应怎样答应。这是第一次，她不愿将韦护太夸奖了，在丽嘉面前。她只说：“这人很聪明。”

“是的，我还没有遇见一个能如他这样的人。珊珊，你说呢？”

“是的，他不像柯君，不像冬仁，他懂得艺术，而且他懂得人生。你能从什么地方看出他只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家？”

丽嘉没有话说了。她走到床前去，整理床上堆积的衣衫，最后她仿佛自语似的：“我也有些不喜欢他。我们的意见不一致。”

珊珊不愿辩驳这句话，她也就默默地睡去了。

第二天，简直是成了无聊的日子。天气热，因为热，不能出去玩，又不能睡觉。几人吃了饭没事做，珊珊拿一本小说翻去覆来地看。她们也各自躺着看书，或挑袖子上的花。丽嘉早已习惯得很会玩，女红的事，她生来便不屑于做，而书本除了特别有文学意味的她也无耐心看，她常常将书翻了几页，便烦恼地丢下了。她躺在抹干净了的、有着花漆布的地上，横伸着，直睡着，不高兴地东滚过去，又西滚过来，衣衫皱了，长发更乱蓬着。直到两点钟的时候，才来了一个并不受欢迎的客，那就是冬仁。冬仁和柯君都在一年前认识了她们，她们从不打趣他，而且较亲近，这是因为冬仁从不知道什么叫诗，他只将她们视为天真的小孩；像自己家中小妹妹们似的。他走到她们这里，鲁莽地说道：

“今天邀你们游后湖，准定去啊！”

丽嘉懒得理会他，将脸翻过去，向着墙根，冷笑了一声。薇英说天气热得很。

冬仁便解释，说是在晚上。

珊珊问还有没有旁人，她最怕人多。

于是冬仁不作声了，因为他知道总难免至少有七八个人。但是他说，她们大约都认识的。

“我很想去玩，只是不愿同你们那起人一起玩。我们若去，我们自己会去的，不要别人邀。”丽嘉翻过身来说。

珊珊要他数是个什么人。于是他说认识的，大约是浮生，光复，柯君，不认识的有两个姓李，是北大来的，还有一个是从俄国回来的。

所谓从俄国回来的这不认识的人，在每个心上，都是很熟识了的，所以大家都不作声。丽嘉又无言地将身翻过去了，大脚边的肉，露出了一大块，有着细细的红点隐现着，莹洁得真像羊脂真

像玉了。

冬仁走的时候，约妥月上时来邀她们，请她们早点吃晚饭，打扮停当。

四

这天是他们会议的最后一天，所有的争辩均有了结束。韦护的烦恼，也像一条捆绑的绳一样，在不觉中轻轻地滑走了。他疲倦地躺在一张板床上，眼望着屋顶，想着他今夜要回上海去预备教课的事。

教课于他，实不是心愿的工作，而这次 S 大学给予他的责任，又实在繁重。他曾同陈实同志商量，陈实也劝勉他，督促他，既然这学校的闯入，是议决了的，若是以头脑清醒、办事有序的韦护还想推避这艰难，则诸事似应束手，而以前的计划，也只是理想而已。韦护虽是一切都应允了，心中总还保留着一丝犹豫，所以一当散会的当儿，仲清递过来一笑，且说：

“喂，韦护，几时上任呵？”他便又想着这事了。这是他个人的事情，他几次预备同陈实商量，但又觉得可笑便又暗住了。真真实实的，他并不是不愿教课，也并不是怕主任的责任太大，他实在有点不愿同什么事都和他做对的仲清在一间房子里办公，他想他如果去，则一切事的进行，必是很棘手的，且在争辩上的用力，必不下于教务上的用力。他想起他将来的种种困难，在床上不觉呆住了。但是他又自信，希望总有一天能说服仲清，许多人都见着的，他实在比仲清强。而一切事将如意地很容易迎刃而解地做去，他为什么要避着仲清呢？他正应该走上前去。仲清是能干的，很有手腕，只是太狂妄了，处处都带着那鄙夷的笑。他应该同他握手，合作，而且纠正他。他肯定地便立起来去清检提包。

提包里面很空，一些纸札之外便只有一件白夏布大褂了。另外还有一些修指甲的，刮脸的，裁书页的小刀，梳发的小梳，小镜子，胰子盒，乱散着，虽然都又脏又旧了，但仍然认得出是非常精致的东西。他像毫不爱惜这些小宝贝们似的，将他们攒在一边，将床上的一床线毯卷拢来塞进去了。线毯里面露出精装的书籍的一角，是赤红的书面，印有金花的，这是他最爱的一本诗集。他

将皮包关好，便拿出表来看。这时那高李走进来了，他和矮李都是北大的学生，这次做为代表来南京的。他对于韦护非常爱慕，看着将毯子也捡了，坐在提包边的韦护便说：

“呵！走得这样急吗？我希望明天我们一块走，因为矮李觉得很有经上海之必要呢。”

韦护说他想搭下午五点钟的车，因为想同仲清谈谈，交换点意见。听说仲清就搭这次车回沪的。

矮李也进来了，也留他等一天。并提到游玄武湖的事。

他终不感到有趣味，后来矮李像自语般说：

“唉，听说柯君还请冬仁去邀了好几个密司，柯君的爱人也在其中呢……”

一跳的丽嘉的影儿便奔上来了。那两个妩媚的、又微微逼人的眼像正瞅着他，且带点命令的样子，挽留他再做一次晤会。于是他迟疑了一会，便决意留下了，但是他一想到那“爱人”两字的刺耳，又映起柯君的那愚蠢的狼狈样子，他不禁很腻烦的要笑出来，他不觉地说：

“矮李，你相信柯君有能力得一个好看的爱人吗？”

“实在不能相信，但他吹得可厉害呢；且有冬仁做证人，他们在南边久，说不定有许多艳事！”

听到这末了一句，韦护真也觉得很奇怪，柯君怎么一下会和那几个姑娘认识的，过细想起来，实在不是能拉在一块儿的人，但又相识如此之久了。她们那样骄傲，而柯君又如此伦俗。他将昨晚的情形再想过，觉得今晚她们不会来，所以他仍然想走，但好久又决不定。

两李不断地又同着他谈到今天晚上游湖的事，他心中却慢慢地有点不受用起来。他觉得他们很可鄙，柯君则更甚。他很希望她们会骂冬仁而不来。他又想他自己去阻止她们前来，总之，柯君实在有点很可笑的地方。而这次的邀请，实在只是游乐而已。

他正在踌躇的当儿，冬仁跳着进来了，矮李也跳起来欢迎，大声问：

“喂，怎么样，今夜的事？”

“幸不辱命！幸不辱命！她们都去。自然先是不答应罗，问

这样，嫌那样，但后来终归答应了。嘿，一群小孩子，都怪可爱的。哼，丽……柯君的爱人还有唉……”

矮李便又抢着问成功了没有。冬仁则打起大哈哈说不晓得。高李也在问其余的人漂亮不漂亮。冬仁就拍着胸膛打赌。韦护一声也不响地夹着皮包朝外走，像生着很大的气。冬仁赶出来一把抓住了，说晚上光复还有话和他说。韦护很忍耐地望了他们半天，便笑着进来，也表示他愿迟到搭夜车走，他觉得他心里也有一点点说不清的东西。

五

这是第二次了，韦护又来到这小房子里。他夹在许多人中间，涌了进来，只听见一群女孩们的笑声。他退在最后，站在门边，不敢十分望她们。冬仁在为她们介绍两李，两李局促地将眼盯住她们在说客气话。冬仁又为她们来找这新从外国回来的朋友，她们便都向他微笑起来。他勉强望了她们一下，便笑着又掠开了。只听见珊珊大声向冬仁说：

“哈，我们早就认识了，用不着你来介绍。”

丽嘉什么人也沒有理，只牵着浮生的手，同浮生对望着大笑，她责备浮生都不来看她，她又责备浮生太太怎么不同来南京，她又说她挂念他们的小宝宝，而且她鼓起嘴学着小宝宝同人接吻的样子。于是他们又大笑了。浮生不断地拍着她的手，只觉得她天真活泼有趣，而且美丽可爱。唉，那白嫩、丰润的小手，不就正被他那强健有力的手捻着吗？但是浮生有一种好处，他是诚实正直的人，他不愿他有负他太太的地方，因为他们还保持在恋爱中，所以他从不敢有什么不道德的幻想。他只是用一种客气，毫无关系的审美态度来望着丽嘉的闪动的黑眼和娇艳的红唇。

韦护已注意到他们，他无所感的，只觉得不很痛快，一切都无意义，都很无聊。他愿早点回上海去，因为那里有的是工作，工作可以使他兴奋，可以使他在劳苦中得到一丝安慰。他无聊得像当着消遣的去暗暗窥察这所有人的神色。忽然，他听见丽嘉的响亮的声音：

“喂，怎么样，你们这新同志？”